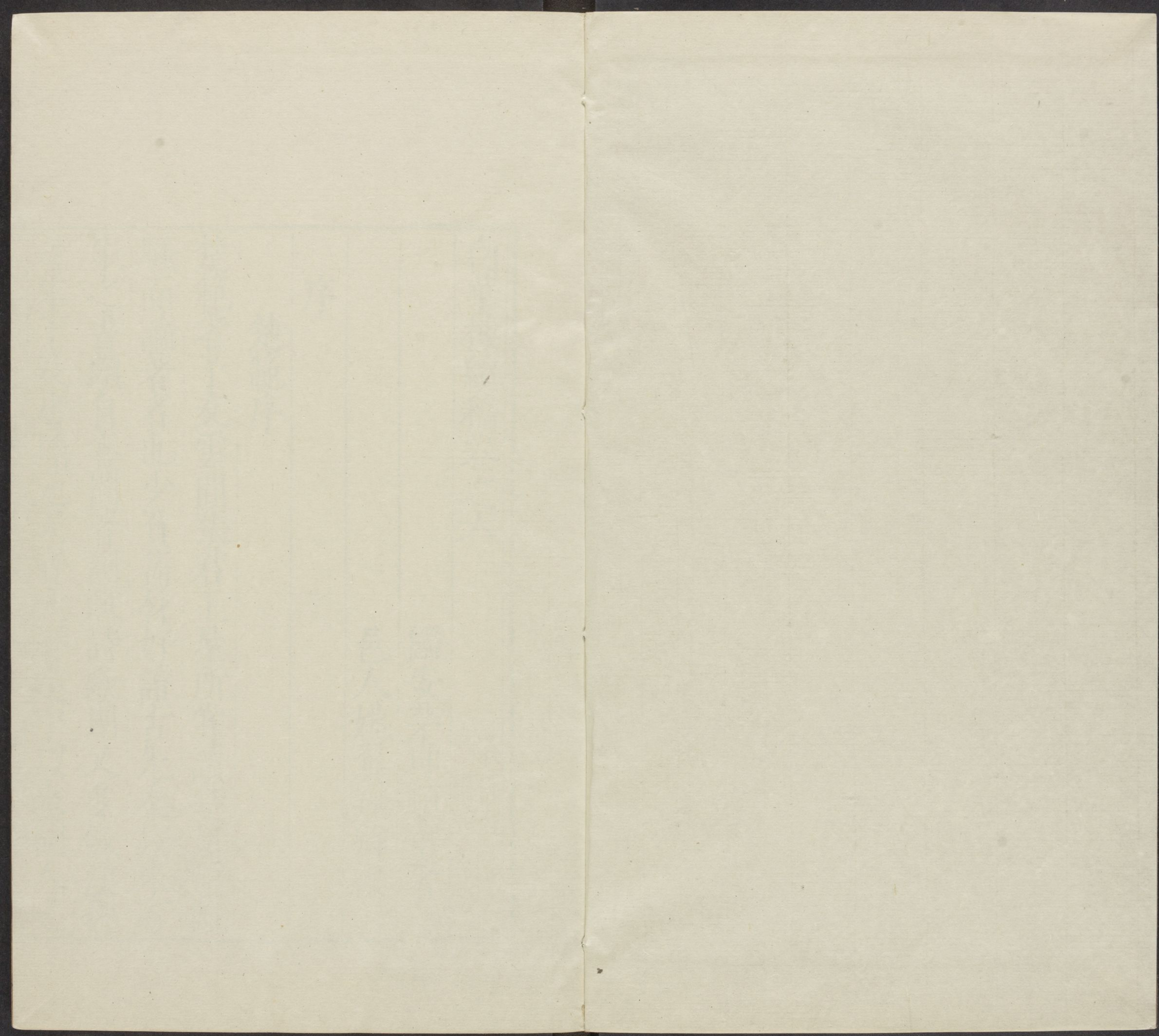


T 5419/424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10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
騷而論著者也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
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
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

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故方其爲諸生時
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
朗祠部叔皮以聲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
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
抉腸剗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
共傳之以爲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
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內矣然諸君
子竝舉進士翱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
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

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
朔司馬相如枚臯鄒陽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尙
書筆札屬之抽毫揆賦不減子虛長楊也卽如
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
職曳珮闕庭矣當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
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雖然
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今之
歐陽永叔也海內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竝
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

肺腑間君介然不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廝
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何哉豈君固有所自
喜而然與抑或公之門下賓客廝役忌君材而
不以聞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
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
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
憤懣慷慨跌宕瑰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
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以才廢當其數手天
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歔歔嗚咽不

自巳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
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
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
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已君名
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
傑然名世鉅人於其中朝機務與海內外險
夷措注若席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

內領藩臬州郡外控疆場及其戎徼以下無不
盡籍而擘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
爲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
章入侍從先皇帝久矣先皇帝方厚
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尙書筆札大官酒食以
下特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不置已
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客或
兩相射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以
去予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竝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
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
厭也別又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
仰而聽鳴琴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
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
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
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昃猶不置當是時
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
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

觴前壽予廼酌而言曰間按古今傳記其所稱
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
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
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晦是也語不
云乎刀鐸則割寵逼則燦卽如 先皇帝臨
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
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
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讎發睚眦於今流波
者未已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
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
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
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
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
蓋當世猶不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
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
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
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强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咨睢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以下竝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恥獨不與先皇帝震怒尋

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迺徙滇滇卽古邛笮棘雋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姪鬩而兩立公特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鬪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興兵誅之已而兵債曾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効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於朝

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
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
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
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
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
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
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冒舉旗
斬馘之賞而國家兵端紛然矣又何能坐受乎
囚櫬之縛從而析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

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
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於乎非公強
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於其間則其撼之
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
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
其能章章若是否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
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
有司頗競武健爲網罟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寢
寢乎漢淮南之慘矣嗟乎公茲行也得無憐之

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公持大體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芟芟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杳若不相及間攷之學宮及士

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歛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屏麓君子湖所稱大雅君子也其爲人篤於孝弟洽於朋友內外姻黨支庶以下無不心解而醉者其臨財廉與人讓急夷而賑阨也如不及甚且

赴人之焚拯人之溺不以告而人莫之知者予竊謂傳記所稱長厚之行節俠之氣不是過也舉進士第一以其才且秀入爲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予雖罪廢久然嘗陟弁山之巔鼓柅於茗雪之澗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穎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傅天子翱翔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問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茗

雪之間其歸也問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爲供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塹內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敢望明天子按唐宋故事

其公卿僚貳以下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
勞爲之矢歌其間如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
出則采詩歸而獻之 天子予特爲文餞君

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也蓋悲君之出而
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人之變相與抒
其憤懣抑鬱羈愁不平之懷以吊且慰於湖之
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公卿僚貳

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者其辭
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七日

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竝虬螭胡爲乎狡
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苕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鱸與鯉兮鴈與鳧
薄日月兮噴江河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
我心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
且深叢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卸兮扣 帝
闈日星耀兮魑魅湛瞻彼美人兮迴故轅珮明
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餼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兵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詘及其寇之旣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脅亂耳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兵之法曰距如脫兔是也於是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頃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所按羽檄徵天下之材官騎

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費謹筦鑰偃旗鼓惟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府晏然不聞其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魁跳鷲擊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

者也而公朝聞諜暮卽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
糗斬蒿萊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
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
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
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
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
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兔之說蓋兩兼之矣
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竝懷其鎮靜寧一之仁
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

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綏之志
者也及其事聞于朝 聖天子爲之賜璽書
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以
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
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
史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填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
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

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以下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不果用頃之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勳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攜壘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迺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天下之士望先生鴈翔鱗次入典公卿者久矣茲召也不爲太宰必

爲御史大夫况

聖天子踐泰階御黼辰一

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誦誦矯翮王路播休問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倏爲陽春倏爲白雪谷撼者噉泉沸者冽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鱣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迺再鼓一行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纍

繫乎各中其竅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
大絃急者小絃絕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
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
先生顧帷左右矍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
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巡
陝右所至以廉俠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
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

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綠象郡所
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時
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
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
竝藉公威望以虔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
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
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
予爲公起借筮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
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痼其

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縮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劫於魁魁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攜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

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塹府江一帶大略竝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鷲擊

或爲兔薙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
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
大者髀髀小者毛革而銛鐔不以試者公顧衆
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
易水之濱蓋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
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綰帶交已而與予後
先舉進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

三之一耳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
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
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
歸也至于再至于三竝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
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
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
從及執政以下竝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潔
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學予浙上官之日
則又病不及臺叅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

出又不從未幾改叅江西以行方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塵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繕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叅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

不敢以他藩臬朝夕裹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閉閣治事也先生旣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璽書強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組紱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辟於鍛淵明辟於酒楊

雄辟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
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其中而於世
之馳騫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
傳所謂皜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辟
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騫戰
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蠛視而蟬蛻之者與
先生行矣他日翱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
太平興國間聽冲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
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

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繫千金
饒其魚稻桑苧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
穿陂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
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
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
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樽壘奕射之娛
以揖讓乎其間無歇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

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卯覆其弟弟續挾其兄甚雖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教之也然皆閭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

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琺瑯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閭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旣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雞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

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
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
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觀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
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
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巖延年尹賞之屬竝
以廉俠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
威蝮鷲爲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甚

且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而其爲子孫者多衰
楚之負薪行歌此其章章覩記者迺若曹參文
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
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官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
藏瑕而川澤納汗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
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難以合併似矣以
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世所罕及古之
郤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
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斲法之大者餘竝貸之

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重者置之縣
大夫或不勝其武健而以推減聞又輒平反之
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讎經校藝而已
他不以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
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
恥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
門豹鄧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
公之治郡豈卽曹叅氏之於齊而文翁之於蜀
也封以內方挾之若纊而席之若母而楚所稱
負薪者之歌又若於公杳然不相及彼殆何爲
者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
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
也非世所矯汚以攘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
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
今之吏以廉俠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爲寧
波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

執政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
湖郡丞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
持節臨鎮最下者猶連翩藩臬竝乘朱轂曳金
龜焜燿當世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迺還三
署客或以馮唐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
者誚讓公嗟乎此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
其行而餞之茗水之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
下賓客能詩者竝相與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
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騷以下歎曰此楚宋

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於
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
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
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
王右丞者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
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
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
宮而歛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
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

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
由武陵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
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
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
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劍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
側竝及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
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公亦臨流洗
盞再酌適聞有鼓柷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
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
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闐無人聲公
迺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
自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
闈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雞鳴
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
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
而其冒利無恥者則亦稍稍寢廣傳不云乎以

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鄉駱太史公世所稱篤行君子也始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通顯然公獨頽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公且上書乞山去予亦罷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忽病革矣

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沉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史遷所稱翩翩公子者已他日立朝似亦與太史公故肯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穎之士

十餘輩爲綰帶交予亦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能以母教爲吾黨俯而結襪者予竊歎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簪珥房闈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憐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

子甲乙之科者或寥寥然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去隋唐遠或不能詮次於宋爲獨盛多者科率數十人少者亦不下二十人或十七八人其及第高等者科不缺或二人三人歎曰古之人嘗稱天目之山茗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二三百里之間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

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
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
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
十朋輩竝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間傳記所
載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
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
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
三試公躬爲之校讎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
其至公間治文書或行縣不暇輒又時時移牒

郡司理張公畧者其事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
人人發憤淬且礪思以破釜沉舟而督戰也凡
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
讀之猶荊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
久而讀之汨汨乎泉之出峽倏而撼谷倏而崩
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
擊楚之士多劔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如
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
輒輩出閩越特馱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

俗且右齊魯而况於予吳興乎况宋故嘗以文
獻巨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哀而刻之乞予言
弁諸首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
如宋盛時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
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
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范太夫人序

范太夫人者予友范太史公某與其弟太學君
某之母也古之言川澤必先河而後海其撰次

天下之名臣碩卿必先世系與其所自生而後
及其爵里行業太史公以母夫人教起田家子
一旦召對大廷 天子奇之擢第一已而錄
其世系及母氏以聞太夫人固已顯列于 朝
而 天子且例賜之以 璽書衣之以霞帔
珮之以明璫翠爵而寵渥之矣頃者年七十公
以 太子中允官于朝且移書太學相與列觴
上壽也時中朝公卿百執事及吾郡縣大夫鄉
之薦紳先生竝聞之共爲詩歌以矢陳其事其

言大較矜太史公之遭與母之年而他未之及也予竊謂太史公之所以孝其親豈特區區榮名福澤而母夫人之自將抑豈特耆願耄耄之筭云乎哉嘗聞君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間按傳記次載君王后妃與世家簪珥之誼不可勝數其母儀所畫與賢士大夫之服習其教而章章睹記者予於春秋則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則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氏之母於兩漢則得之丞相湯京兆尹不疑功曹

滂之母於晉隋唐宋而下則又得之潯陽令侃光祿卿善果叅知姚咨翰林學士脩之母彼皆所謂母子相成詩之歌聖善歌君子相與遺令名於無窮者也迺若太史公今之賢者也入以奉珮玦之訓出以秉國家之鈞異日者業垂鼎彝聲流裔夏百世而下當有指其遺事若敬姜而下者吾不知其何如也然則今日之壽其在於此邪抑彼邪太學能以道自勝而色養太夫人者聞予言而顧曰唯唯遂書之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
上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太祖高皇帝嘗
百戰其地已而都金陵棊置橫海諸衛以爲外
捍江漢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予
故按往事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
無烽燧之警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
帶朝夕從予眺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
其間蓋歡然甚洽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

和至未幾予出禮部郎中南徙粵而公亦以才
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轍不屬者殆萬里其
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于茲矣予按公廬
相望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也猶或鼯且
夕今之井閉相縮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
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值不值
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
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
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髯日以抽白特曩所共公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瞥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
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
兮巖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引吻
和繫無朝塞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
嬉兮公能采花從繫無

白華樓續稿卷之六

白華樓續稿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
覲張君涑蔡君汝楠暨予輩竝聲而馳君之操
觚而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深以之
嚙射蹠蹠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

之爲幽響別調則冷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而淒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竝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翱翔四方紆金紫強勳名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怪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艾鴈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攜竹筇躡冰雪眺巖阿抱

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顏白髮頽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又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并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迺酌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鼪鼯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又安得時時青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明齋劉先生暨孺人雙壽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劊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卽以聲顯郎署間而天子推恩下璽書以其爵爵先生及孺人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蠅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抑非特以霞帔明璫而母

也將以推而母者襁褓之字闔帷之誼也而第以道守其宮膂力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

抱犢以遊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慚也已而先生并孺人行且年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爲同年交將謀所以壽之先生及孺人者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而因屬予爲文以賀之且告之曰先生之提身也如此其澹

然於世之榮名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
厭而遺之者如此侍御公且為世聞人矣猶懼
或不能遵其教以飭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
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
不以及是不可以無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
之詩曰令聞不已茲則明齋先生之所為壽也
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親而壽之不朽也遂
書之為雙壽序

侍御

君劾執政坐褫職并戍且
死即十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吏治尚樸茂宣德
弘治間右繼體故其時吏治務恩澤近代以來
稍稍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
以操天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與各
矜其功能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間右深文法
飾令甲恣椎朴設鉅筒廣偵謀甚且苛察不已
或為推減推減不已或為懷驚若寤成毋將邳
都嚴延年之屬吾不知於洪水之災何如耳而
世且譽之又從而尊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

所嚮邑里多痾瘵幪巾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
爲系歛太息而卒莫如之何也嗟乎以予觀於
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武宣德之遺者與
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屢訥訥然不出
口吾嘗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已
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切政令賦
役米鹽旁午惟恐不能席民望認認然必推擇
至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
根黑白約繩墨質者原骫法者伏辜令人人解

頤謝去卒無後言今且三午于茲矣侯之操行
務潔白盎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
至於世所故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恥與比
伍善乎古之言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
者斯近之矣邑博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
壽間聞老萊氏年七十猶衣斑斕衣弄雛於母
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
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諸君之入而捧觴上
壽倘以予所次侯者云而相與綴之弄雛之

未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遲天地陵谷之變遷爲之計籌於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以自肆於泉壑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內弟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滿吳越間已而數羣試于有司不第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家之學雖不習說養生家守中

致虛內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騫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內不以緇乎其心外不以頹乎其形容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頤二卦於其上雖寢食不忘左盼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

之曰君獨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
金鑄者拙乎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
髮之間以寢衛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
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
而攫其鳶鷂雖清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
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
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
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
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翕

張予奪於養生家玄化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
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
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繆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茅坤曰錢
塘者江以南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
南宋之洛陽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
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真已
而數繇高第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

何者干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沒三
百年而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頽沒
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
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
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
軍之屬不可勝數况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
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
所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
其所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

旰或不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筦鑰困且
不勝者什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
然若冷風也已而稍出其穎鍔截犀兕而剽鴻
鵠殆與古所博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
所困且不勝者鱗次而辨間又過視學宮與吾
博士諸弟子相程督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
不法巧其宮之缺者與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
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或云故令滿考去且
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之一一注措若此

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而於以投壺雅
歌治三軍乎哉頃者按院蕭公戎院田公醴院
萬公相繼行竝異公才欲爲疏薦之于朝第
按國家故事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郡二
千石獎如例且徵予言以侈其事予伏讀卒歎
曰嗟乎茲恐不足爲公侈也予按古傳記所載
名臣列卿其以勲業聞望焜耀當世於縣令之
初特騏驥驟裏而千里而萬里者之始軻耳故
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漢令槐里如王

尊等竝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聞以予觀於
錢塘公異日者之勲業聞望於今殆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吾
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以爲
公侈乎哉或曰茲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不
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刻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
與其樂府詩歌序記說對解原碑誌之文若干

卷併錄

太子太傅雷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

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子也請予言弁之首
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茲編也固公之所以名
當時而垂後世然抑豈足以窺公之深哉公繇
諸生首解額學士大夫所相與手其文而駭愕
焜耀以傳誦之者固已徧海內矣昌黎不云乎
動而得譽謗亦隨之故試南宮嘗首第不果已
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爲臺諫
不果其補尙書郎也或欲引爲 太子校書宰

相特以其未嘗私過邸第又不果太傅公之所
爲綦歛而序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
學湖廣時年甫二十七公卿以下方交譽以爲
漢之鄒枚魏之應陳也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
於時當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迺過
爲引疾上書攜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
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
庖犧以來六藝百家之言於其中而朝且夕焉
殆忘冠與沐也客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

吟卽四方之以聲詩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藩臬大夫通問撤騶奴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塵及其圖書几席攝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予嘗覽史遷所傳莊生辭楚王之相而甘與龜犢者遊戲污泥焉蓋有以也世不之知者顧謂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

林聲妓之溺嗟乎予獨謂溺者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世之莊士之所訾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勳名行業相翱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耳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

家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所鼓鑄處爲最深其他樂府詩歌以下多所自得雖不專摹畫古人而其清響逸調引商刻羽亦大都與古之名家後先相唱和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嘗自呼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將序

古者先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已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二十世廟號必以系此其大較也隋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席與弟子員之所以眠學寢微寢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

煢煢然闔守而帷視君亦煢煢然色養而左右
之其間寢視膳珍從祝哽之節曲禮少儀之所
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口其最章章著見
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辭不應試母夫
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學復以母夫
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痿臥一飲一哺以上
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視
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
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

間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安
靈也悲哀綦歛者不絕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
卜佳山水改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
且疑故藏或毀矣君獨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
視之其所藏遺骼與衣冠含琚益然如春容生
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至動天地感鬼神愍君
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日之躬爲追承者乎
客嘗有以鳩巢於君之堂間多異徵而歌之者
嗟乎王祥臥冰而鯉躍孟宗號野而笋茁神明

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數月聲籍甚
諸弟子誦誦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徒之教者
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并檄邑大夫供張
而獎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
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誼於今猶
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
君之生平其所以教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
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獎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於

明天子之庭方

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愕而少之未
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窳咎與縣故時所
施行狀侯輒下教所中擘畫者特什一二而已
若某某稍稍仍之葺之其所不中擘畫者殆什
且八九若某某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又
從而劑之劑之暮月以來縣之蠹者剗幽者爬
圯者飭噐者屏舞文者鬼薪翫法而右者按配
封以內數十萬戶之衆盎然若决江河之水而

注之千溝萬澮之間絲棼繩引滕灌畦漱無不
人人解頤而指賢者侯故善文章間又以其暇
日過學宮躬帥博士弟子與之誦說六籍之遺
而校讎其藝大較倣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
潁川略相似也予雖罪廢久不數通長吏然家
茗上所當廬而臥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
而嚮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
間也予故獨漑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丞簿
戴君某張君某帥縣之吏民來且抱南京戶部

侍郎曹公所檄而獎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
事予逡巡避席而曰嗟乎是豈足以爲侯侈乎
哉以予觀之侯固漢之茂材異等也他日入而
領 天子夕郎之職或爲尚書郎撲被明光
又不然行且超遷上大夫鱗次公卿間其所表
賢良文學羔羊素絲之操於今縣治行特百之
二焉爾卽如戶部所檄侯縣治行其指次祇及
賦訟之細於侯之最所當書亦特十之二焉爾
而奚足以爲侯侈乎哉雖然非常之原衆或懼

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間按侯所治桐鄉
譬則古之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
而下之可以剗犀兕截鴻鴈者也特發劔於庖
丁一雞之割耳假令異日入 廟堂建石畫條
次 國家大議或當與生相頡頏第不令多讓
傳不云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而賈生
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
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所以無爲用與吾孔氏
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丞簿吏民

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博觀乎
三代兩漢以來名儒碩卿之旨於以折衷其至
嗟乎侯倘得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吊賈生者
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
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塗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
高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卒聞
其學以提身而劔行再過毘陵從荆川司諫遊

於漢氏以來稍稍按史遷劉向班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百家之旨揣摩而折衷之君得其深而歸間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歛然雲蒸而泉吐累然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而省試再擯不第君輒罷去有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

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帷中弟子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教學半茲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推錢朗峯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卽鄉大夫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

民情之相爲盈縮竝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
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畫令者也非若近代來
燕粵齊秦之士而按檄客遊近者三千五千里
遠者萬里甚且絕徼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
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
詩書六藝茲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獻馘
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財彼皆所謂仁義
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
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

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
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間按古傳
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能自
已者郡節推朗峯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
唇齒之壤而牛羊雞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
故稱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芟芟絲
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數十年來囂然多
故矣頃歲巡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
州縣頗倣漢寧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

史又往往競爲懷驚相與曲媚上以徼譽嗟乎
湖之民蓋鼎沸矣公旣習予湖而仁明強毅之
德恥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滄泆獨蘄然
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
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慘敷之令以繩下
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
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之以徐有
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然非古
所稱良二千石功曹之遺者乎嗚呼公今之賢

豪長者也以彼之德與材其剖符於萬里之外
也所至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况遊不出乎其
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竝公襟帶間宜其惠
鬯而功倍也如此頃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
入爲諫官不且爲御史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
民泣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
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
縮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
然俛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傳得一人焉曰魯恭間按傳記不聞其以他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察之廼首以雉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

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治者博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母之於子但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纘之挾而醇醴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縉紳大夫交粥粥然偃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卽椎埋作姦法不赦公猶斃而原之特減等一切刻鑠爲威公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污之案牘也嗚呼公善琴與否間服露冕巡阡陌其及雉雉與否吾皆不

能知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鼓白雪陽春之曲而過也盎然若胎不以殞而卵不以殞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襟帶間也公再覲天子按公治行倘不以世之他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以佩其行

刻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

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彌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間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騷裊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

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
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
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
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
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
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
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措紳學士間
出而摹畫之者抑竝焦心殫思矣然予伏讀之
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

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
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規規於耳所得而嘗者
且不能盡也而况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
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
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
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穉隆氏少隨其父尚
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
夕次之不特舊所刻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駘服
虔杜預王肅賈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

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踈荒繆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緝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採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

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所得而嘗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旣成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後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召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竝繇此而他其有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究任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內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初天造草昧入求樂宣德第

進士後雖不能如唐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間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卽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天子之所歲錄而引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非由進士不以鴈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

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間雖郤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濩落無聞已而况他乎又况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系歛而請也公子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以予觀於公忠信之質愷悌之德潔白之修純固之誼詩所稱素絲羔羊之士是已吏業所嚮卽古之郤魚狎雉倘庶幾其近之者數年于茲公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

之書者數矣然絕不及以聞頃且累日久之始出爲順州守其寮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餞之郊順滇以南棘笮之地也大較世所繇進士科或有他援竝不以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鳶站之鄉雞卜之夷操 明天子印綬露冕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專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冶化異日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

召竝可指而竢已卽不及公固古之有道之士也其泠然而蛻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之眉睫之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而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頷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斧斷細者

繩引吏與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御史臺之故檄乎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令也公頃得民之驟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病不能出不及飭厨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興乘之訟王尊不云乎朞月之間乍賢乍佞蓋言背公不明也世之以

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譽亂名實於
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展布其豪
雋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
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諭我
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倏焉爲賢倏焉爲佞此
予所以感興乘之訟不能不爲之系歛而太息
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
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姑以之覆何君且冀
採風者倘及聞而獻之於朝抑或今

聖天

子端冕而聽天下所覈吏治者之助也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青陽
縣諭兩縣者竝予故所綰綬爲令處予故及時
時聞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未幾爲徙
某王府教授以龔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
候先生於其廬相與讎次古今詩歌文章及世
所得失先生故好謔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
頤不以厭久之以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

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一兩輩而已嗟乎漢翟尉所題其門而史遷書而傳之以迄于今殆古今以來大較其勢然也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而下合予伯兄南寧通判君而下內外兄弟凡十人及帷中弟子富川令顧君等共爲稱觴上壽予廼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算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內以錫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

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甚且亡國敗家鮮不由之者故傳言爲冕旒不盡目以用明也爲黈纁不盡耳以用聰也此非獨爲帝王南面而嚮天下者道也而要之公卿大夫士以及山澤氓庶無不然者嗟乎非明於易及老氏之言烏足以語此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酡垂頭睡於是太學君攜之復還嚮所息者之室予廼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兮宮與商目無覩兮紫與黃飢茹芝兮渴飲漿獨抱踵以息

今遡流光問鴻濛兮扣雲將臥弄丸兮樂未央
忘甲子兮壽無疆

西湖秋社詩序

樂莫樂於佳山水尤莫樂於分曹而賦詩晉永和
和蘭亭以後殆寥寥矣頃過西湖納言馬松里
公及某某某某輩共觴予於湖之上卽故
光州高穎湖公所社遊而吟處光州嘗屬予碑
記其事及光州沒而社之故廬且他屬并予故
所碑者無復覽睹之矣諸君屬予首韻予爲歛

歛者久之譬則古之聞雍門之曲山陽之笛而
不能不峭然以悲者於是悲與樂相仍而諸君
於予之留西湖也日爲攜壺以社而遊則亦日
爲分韻以社而吟前後所得凡若干什諸君且
謀之曰蘭亭之社而板也得王右軍爲文以記
之世之圖而繪之者傳之到今赫赫若昨日事
而光州公則不數年間沒且零落無聞矣古今
勝事之同不同何如也於是刻而傳之題之曰
西湖秋社并系之以戊寅所以共期我輩之社

白華樓續稿卷七
而遊當不特今日且以別異日者之某年與時
尾而繼之者之無已也嗟乎西湖山水之靈當
不厭我輩時時杖屨與時時樽壘而相從也諸
君其忍使吟者之輟響而無繼乎哉請以其言
弁之首并以邀後之社遊者

白華樓續稿卷之七

而... 不... 有... 之... 社... 遊... 者...

白... 樓... 閣... 之... 記...

